

两个吃货的幸福生活

□刘希

我和老公都是地地道道的吃货，本着“天大地大，肚子最大”的人生信条，诺守着“将吃进行到底”的共同人生目标，在吃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彼此相携，吃出了一番新天地，感情也越“吃”越好。虽然花了不少积蓄，体重也直线上升，但爱美食的我们，乐此不疲。

第一次约会，是在街角的一家小餐馆，地点是他选定的。起初，我对这个闹哄哄的约会场所并不满意，觉得他不会选地方，直到看到顾客满堂，大伙大快朵颐，他还如数家珍地介绍这家的招牌菜羊肉串量足肉多，牙签牛肉鲜嫩香辣，还有锡纸包排骨，味道鲜美……菜上完后，他把菜往我这边推了推，叮嘱我慢慢吃。那一顿，我吃得特别多，因为他不停地帮我剔除牛肉上的牙签、包排骨的锡纸，惊醒的味蕾告诉我，这是一个懂吃、会吃，而且还会照顾别人吃的男人。饭毕，他大言不惭地说：“跟着我混吧，保管以后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！”

从此后我便对他多了一份好感。那时他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享受美食。人家和女朋友约会，都是喜欢找公园、动物园、KTV之类的游乐场所，而他总是带着我，寻找美食之地，待到结婚时，我在他的训导下，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“吃货”。

婚后不久，在围城里呆了很久的朋友告诉我，男人是个善变的动物，婚前婚后绝对不一样。我起初心有余悸，但结婚八年，老公却一如既往热爱美食，他是学工科的，平

时为人处世不算太圆滑，也不爱甜言蜜语，但婚后对我还真不错。

每次无论有什么好吃的，无论他怎么喜欢吃，都会给我留一半；每次他应酬，遇见好吃的菜，都要让厨师另做一份打包回家；每次洗完桃子，每个都先咬一口，然后把最甜的那几个递给我。刚开始我不懂，看着裂开嘴的桃子就很生气，后来慢慢知道，这个嘴笨的“吃货”其实对我很好，只不过他不喜欢什么都挂在嘴上。

前阵子，我说想吃苹果，他下班时便买了一大袋。洗苹果时，我不小心手一滑，其中一个小苹果掉到地上。拿回客厅的时候，老公看着我说：“哪个是掉地上的，给我吃。”我很惊讶，问他怎么知道掉苹果了。他说，“那么大动静我能听不见吗？”说实话，一个苹果掉在地上能有多大动静啊？我取出那个摔伤了苹果，他接过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我知道他也喜欢吃苹果，于是好奇地问：“你干吗不先挑大苹果吃？摔伤的苹果味道也差一些。”老公淡淡地说：“好吃的都留给你。”

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，男人怎么对待你，从他对食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。大概意思是：如果一个男人在吃的方面完全只顾自己，完全无视另一半，和这样自私的男人在一起，注定不会有幸福。我才知道，遇见老公这样的“吃货”，是我一生中最美最浪漫的事。

贺卡上的一生一世

□耿艳菊

贺卡如同初恋，谁人的青春年少里不曾有过呢？当时光越走越远，日子越走越深，容颜渐老的时候，那张初恋的贺卡却愈来愈清晰，哪怕一个简短的细节，忆起来也味之隽永。

贺卡有十二年了。十二年前，不过是两个真纯少年的少年。一场升学的风刮过，他涉城而来，我亦肩背行李，涉河而过，在颍河之畔的一所学校，在学校里一所门楣上写着“一六班”的教室相遇。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

那么近，是天意吗？教室就像一棵大树，我们这一群学生就像树上的叶子。我们近在咫尺，一南一北，中间只一个窄窄的走廊。倘若在树冠上，亦不过是两片叶子的距离吧。青春年少的日子，似乎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，每一秒时光都明媚美好。阳光倾洒在树上，叶子们跳跃着，像一群欢乐的少年。

从第一次作文起，我开始留心身旁这个瘦高的爱穿牛仔褲白衬衫的少年。他的文笔和他的人一样文雅优美洁净。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，班里那么多羡慕的眼光落在他的白衬衫上，而他却淡然自若。

那时的女生似乎保留着几分传统的羞涩，咫尺天涯，也不过把少年当空气。改变在一个月后，少年突然递给我一卷胶带，让我帮他用报纸糊墙壁。我愣在那里，看着他身旁的空位犹豫着：那是他同桌的位置啊。

“一个小忙，你就不肯帮吗？”他的目光柔和坚定，也藏着挑衅。

“帮就帮。”我赌气似的。他嘿嘿笑了，我也莫名其妙地笑了。笑声哗哗，像风中两片起舞的树叶。

糊墙过后，两人的关系猛然拉近了很多。我们都很仗义，帮忙就成了你来我往的借口。亦常常假借探讨作文和习题之名，聊童年、梦想、小说，或者一首歌，话题是一眼深泉，聊之不尽。犹记晚自习时，物理老师来回巡视，两人却高竖起课本，掩耳盗铃一般，在课本的遮掩下窃窃私语，畅聊童年趣事。

年少的情愫一日日暗生，像年龄一样懵懂着，你知，我知，天地知。我们写纸条给对方，要做永远的好朋友。这样也好，起码可以永远快乐呀。

新年快放假的前一天，他变魔法似的将一张贺卡放在我桌上。贺卡是纯手工制作的，简单，朴实，比不上那些印制贺卡的光鲜亮丽。贺卡的正面是一幅画，两个少年趴在窗口愉快地欣赏着窗外的世界。背面也没有写着惯常的祝福语，是一句话和一朵用笔画拼成的不知名的花。看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着实兴奋了一下：让我们一起欣赏未来的世界吧！我却心口不一地一边说他抠门，送我这么难看的贺卡，一边在那句话后面画了两个大大的笑脸。

假期里，我仔细看这张特别的贺卡时，才蓦然发现那朵用笔画拼的花，刚好是四个字：我喜欢你。

可是，开学的时候，却没见到他。听说他的家人让他转入了一所本城更好的中学里。不过，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。我们之间并没有在一张贺卡上终结，而是一场新的开始，那纯洁清新如莲花的初恋。

城际之隔阻不断鸿雁相传。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走进了俗世的婚姻，一直像那张贺卡上他画的那幅画一样，两个人在一个窗口里看窗外的世界。

而时间就像山涧里清澈的溪水，细细流淌着经年的情愫。这情愫是一件美丽的衣衫，曾经万般珍爱，总也免不了淘淘洗洗，泛白，变旧，变淡，那样美的情怀也化为淡然。

一日夜晚，无心看书，想起旧事，便拎出那一箱蒙了尘的旧信来翻。整理时，赫然看到了那张手工制作的我们以初恋为名的贺卡，粉白的丝绸手帕包裹着它，静静地躺在箱底，宠辱不惊的模样。打开，依旧是那稚拙的画和字，一笔一画，处处真纯，仿佛能看到当年那两个纯真无邪的少年。禁不住莞尔，笑意在脸上荡开，泪水也在脸上荡开。

看着身边正香甜睡着的站在青春尾巴上的微微发福的他，那个曾经瘦高的少年啊，突然间觉得自己幸福无边。生活的真味本就在于淡，如同初恋的那张手工贺卡，纯朴，简淡，却意义非凡，有着不同寻常的深然。爱过知情浓，爱过亦知平淡之久远。



浪漫的事

□苏庆

林老师在镇海区中医医院住院有段时间了，具体有多久，恐怕没人记得清楚，反正自从我来康复科，她就一直在的。我看着她由躺着到能被搀扶着坐起来，到后来的借助辅助工具蹒跚行走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林老师脾气很好，我从未见她发过火，对此很惊奇：一个人卧床那么久，忍受疾病的折磨，性格依然平和。

乐师傅是林老师的老公，用林老师自己的话说，是她老头子，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。很多时候，用一句话来形容他，就是对状况有点“拎不清”，甚至他自己走出家去，会找不到返回的路。女儿工作忙，不能时时照看他，有时候他自己饭也不记得吃。每次他到来，照管林老师的护工阿姨会把床帘拉起来，然后自己躲到一旁，待乐师傅啧啧两声亲吻后，再把窗帘拉开。据说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林老师会很为难为情。一次，我看见乐师傅手里拿了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写着他和林老师的名字，又写了很多日期，一旁还标注着1,2,3,4……问乐师傅，他笑而不答，转头问林老师，仍然含笑不

语。我愈发好奇，把卡片拿过来看，原来那是乐师傅自制的日历，只要仔细看，可以发现上面的数字是他和林老师每一个见面的日子，一天天一月月积下来，我不晓得他是否有遗漏，但是诸多日子记下来，需要多少耐心和毅力！还有一次，乐师傅刚踏进病房，护工阿姨说，林老师感冒了，你快点回去吧，别传染给你。我看见他很委屈地把手里的两块饼干放下，望了望林老师，什么也没说就失落地走了，那副样子像极了小孩子做错了事，让我忍俊不禁。我问护工阿姨，这么小的两块饼干拿来干吗？护工阿姨说，乐师傅每次来都拿两样东西，比如两个苹果、两个香蕉、两块蛋糕，甚至两个金柑，也不知道卖水果的咋同意卖给他两个那么小的东西，称都没法称。

林老师感冒终于好了，乐师傅又一如既往地来看她。如果你在电梯里遇见一个只提着两个水果的老者，请不要笑他，因为走了那么多路，冒着随时走失的风险，只为了传递一份情，送给所爱之人。